

歷史與空間

信念如磐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生於江蘇常州。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84年前，信念如磐、意志如鋼的瞿秋白，英勇就義在長汀羅漢嶺下。6月中旬，央視綜合頻道「朝聞天下」專欄，連續兩天報道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再走長征路」來到福建長汀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收看過後，喚醒我對敬謁瞿秋白烈士往事的記憶。

長汀縣，位於福建省西部、武夷山南麓，南鄰廣東、西接江西；自古為閩、粵、贛三省邊陲要衝，被譽為「福建省西大門」。第二次內戰時期，長汀有兩萬多名優秀兒女參加了紅軍，錘煉成長了13位將軍。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主力離開井冈山首次入閩，在長嶺寨一舉消滅了國民黨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鄧鳳鳴部兩千餘人，解放了長汀縣城，並建立了長汀縣革命委員會，成為閩西、贛南第一個紅色縣級政權。是年秋，毛澤東欣然揮筆，喜不自禁地在《清平樂·蔣桂戰爭》中寫道：「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全國著名革命老區長汀，既是紅軍故鄉、紅色土地、紅旗不倒的地方，也是當年中央蘇區的經濟中心，為長征提供了大量的物資保障。1934年9月30日，紅九軍團從這裡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後，瞿秋白因為有病在身，留在江西瑞金堅持遊擊戰爭。1935年2月，中央決定派人護送瞿秋白轉道香港前往上海就醫。孰料，在福建長汀被當地反動武裝保安團發現，突圍失敗，不幸被捕。之後，中共中央雖然組織了一系列營救活動，但均未能成功。四個月後，瞿秋白在長汀英勇就義。

新中國成立後，當地政府在羅漢嶺下修建了一座棱角分明、造型厚實的瞿秋白烈士紀念碑。2006年，瞿秋白烈士紀念館，在紀念碑西側拔地而起。現如今，包括「長汀瞿秋白紀念館」、「長汀瞿秋白烈士紀念園」、「長汀羅漢嶺瞿秋白就義處」等在內，長汀全縣共有全國重點保護革命遺址七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與省級革命建築物3處，構成長汀紅色文化的亮麗品牌。

歷史，是一面厚實的鏡子；先烈，是一面鮮艷

的旗幟。那年十月，我和幾位設區市機關黨務幹部一道，懷着誠摯的情感，走進長汀瞿秋白烈士紀念園、紀念館，走進古樸端莊的汀州試院。是瞻仰，也是懷念；是思考，也是洗禮。汀州試院，建於宋代，曾是汀州府八縣生員應試的地方。1935年，院內那棵老石榴，見證了在這裡上演的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歷史。

1935年，瞿秋白被國民黨拘捕後，鑒於他的特殊身份和實際影響力，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指派特工總動行的王傑夫、陳建中，專程從南京趕到長汀，用盡各種手段逼迫瞿秋白投降。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惜破例在勸降條件上做了妥協，對瞿秋白的「要求」是：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關擔任翻譯即可。瞿秋白慷慨陳詞：「我青年時期已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無從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國家前途的光明。」義正詞嚴，斷然拒絕敵人的勸降、拒絕出賣信仰和靈魂。

在長汀那座古時遺留的試院一角，有一間小屋子，成了瞿秋白失去自由的囚禁之所、人生最後的居留之所。在這間囚室中，瞿秋白度過了生命最後的41天。其間，面對囚室外小院裡的那棵石榴樹，他寫下許多詩詞、刻下許多印章，還有那篇自我解剖的長文——《多餘的話》。史料表明，瞿秋白在獄中，始終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和頑強意志。在他被囚禁的那段時間裡，敵人使出利誘、勸降、威逼、嚴刑等一切卑鄙殘忍手段，卻絲毫不能動搖瞿秋白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一天，當敵人展示蔣介石「勸降不成，就地槍決」的電報時，瞿秋白淡然而笑：「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我們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那間囚室裡寫下一首絕筆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仃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寫完此詩，他昂首邁出囚室，踩着行進的節拍，用俄語、漢語交替高歌：「英特納維爾，就一定要實現！」沿途，百姓在駐足聆聽；周遭，樹木也肅然起敬……偽善的敵人在長汀公園設一席刑餐，瞿秋白吃罷，坦坦然臉不改色走向刑場。行



■ 瞿秋白紀念碑。 作者提供

刑前，瞿秋白先到中山公園中山亭留影，爾後，泰然自若、閒庭信步一般走向刑場，繼續高唱《國際歌》、《紅軍之歌》，喊着「共產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從容不迫，毫無懼色。到達刑場後，監刑官在瞿秋白面前得意忘形地說：「殺盡了共產黨人，革命便成功了。」瞿秋白擲地有聲地反駁：「共產黨人是殺不盡的。沒有共產黨人，革命不會成功！」說完走到羅漢嶺下蛇王宮側的一塊草坪上，他盤膝而坐，對劊子手說：「此地正好，開槍吧！」一聲聲惡的槍聲，震驚了林間的飛鳥。年僅36歲的瞿秋白，飲彈瀝血，壯烈犧牲。

瞿秋白把短暫的一生，獻給了革命事業，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為中國革命作出了積極貢獻。毛澤東曾經這樣高度讚揚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着，不會死去。」80多年過去了，紅色長汀，與時俱進；老區長汀，持續發展。如今，羅漢嶺下、鬧市街頭，連片的居民樓、熱鬧的商業樓，勾畫出長汀經濟社會發展的秀麗圖，倘若瞿秋白英靈有知，一定會含笑九泉的。

古往今來，誰不知道生命有貴千金；芸芸眾生，誰不知道人死不能復生。30多歲，正是血氣方剛的青春年華，況且，敵人的「條件」並不苛刻，不必發表什麼反共聲明，只要答應前往南京工作。而他，卻果敢的選擇了「人生的最大快樂」——「為革命而死」。這是何等壯烈的「革命情懷」，這是多麼可貴的「秋白精神」。那天，我在離開瞿秋白烈士紀念園的瞬間，忽然覺得，那塊刻有「瞿秋白同志就義地」字樣的青石，默默在作證，無聲勝有聲，向人們訴說着瞿秋白烈士堅定的意志、不改的初心、如磐的信念……

書若蜉蝣

葉輝

深井工業滄桑史

話說改變深井面貌乃巴斯商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港人認識他因灣仔有由他創立的療養院，專治療肺結核病，1991年改為全科醫院；其實他亦涉足多方業務，1931年在深井購地建立香港啤酒廠，為本港首間釀酒廠；另在海美灣與Homi Villa(霍米園)，以便到啤酒廠巡視業務。

啤酒廠初期發展欠佳，終宣布清盤，但律敦治另成立公司(Hong Kong Brewery & Distillery Ltd) 續生產啤酒；1948年他在深井購地建立香港啤酒廠，為本港首間釀酒廠；另在海美灣與Homi Villa(霍米園)，以便到啤酒廠巡視業務。

律敦治的別墅被港府購入，為高級公務員宿舍，面對青衣島與馬灣，可遠眺青馬大橋及汀九橋，港府於1995年將別墅擴建，闢作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介紹十大基建工程。門口有一塊細小牌匾簡介律敦治及昔日的釀酒廠，入場者大都未有注意。

二戰後特別在國共內戰期間，不少上海實業家南來本港，帶來先進機器，引入技術及管理知識，令本港工業出現新氣象，不少人從事紡織業，包括李國偉，1948年他在深井創辦九龍紗廠，與啤酒廠為鄰，為讓員工有安定生活，他在附近興建單身及眷屬宿舍，省卻交通時間，以提升生產力。

就在上世紀80年代工廠北移，九龍紗廠亦遷出深井，舊址興建麗都花園，單身員工宿舍與附近生力啤酒廠宿舍重建成海韻花園，在深井新村有一座建於1960年的眷屬宿舍，樓高5層，有45個單位，港府收回後未有拆卸，租予社企要有光，翻新為光房，以低於市價租給有迫切住屋需要的單親家庭入住，令宿舍延續生命，亦為九龍紗廠留下遺蹟。

美國聯合碳化有限公司的水備電池廠曾進駐深井，同樣隨工業式微而拆卸，建成縉皇居，對出海面可見兩個圓柱形石臺，此為碼頭遺蹟，上世紀60年代本港制水，港府在深井興建三個臨時碼頭，僱用船隻從內地運淡水，再輸往水塘；水荒消除後，拆去其中兩個碼頭，剩下的一個給生力啤酒廠使用，廠房拆卸後只留下土牆。

總辦事處設於深水埗的嘉頓公司，1962年在深井青山公路旁購入13,000多平方米土地興建餅乾廠及糖果廠，上世紀70年代先後加建麵包廠、其他包類廠與雪糕廠，由於廠房龐大，設計新穎，因此成為深井地標。

過去坐車經過此處的人，總會嗅到一陣陣麵包與餅乾香味，同時夾雜由啤酒廠排出的發酵麥芽氣味，那是當年的集體記憶；1991年嘉頓麵包廠重建，現今仍然運作，內設展覽廳介紹公司發展，由於生產過程改善，過去散發的麵包香氣已消失於空氣中。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八
《辛丑北征派墨》組詩之一

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天津。燒殺擄掠，無惡不作，令天津成為一個廢墟，八國聯軍甚至成立都統衙門，取代清政府的管轄權，頒下各種禁令，令生活在天津的居民苦不堪言。天津是李叔同的祖家，1901年農曆二月李叔同從上海乘船返，途中所見令李叔同寫下《辛丑北征派墨》組詩，抒發了他的憂懷國事的情感。這首《南浦月》是《辛丑北征派墨》中的第一首。「將北行矣，留別海上同人。」李叔同此詞只有離愁，還未有國恨。

楊柳無情，絲絲化作愁千縷。
南浦月
惺忪如許，繫起心頭緒。
誰道銷魂，儘是無憑據。
離亭外，一帆風雨，只有人歸去。

李叔同詞句
丁素仲夏日畫

生活點滴

採集陽光

嚴巍

只要有空閒時間，我就和4歲的女兒聊天、做遊戲，這已經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這個初夏的周日上午，我陪女兒坐在陽台上玩耍。陽台上陽光燦爛輕柔，我和女兒沐浴着陽光，在畫板上畫畫。女兒讓我畫草地、鮮花還有蝴蝶，我就一樣一樣地畫出來。畫完草地上的鮮花，我對女兒說：「等明年春天，我帶你到田野上去採集野花，放在瓶子裡帶回家，好不好！」女兒高興地說：「好，太好了！」我正給女兒畫着樹林和小溪，突然發現女兒蹲在陽台上，用雙手不斷抓着手。

我問女兒：「你在抓什麼？」女兒說：「爸爸，我在採集陽光，你快點拿個瓶子來，我們把陽光裝到瓶子裡，等天黑了，我們打開瓶子把陽光放出來，到時屋裡不用開燈，也能亮亮的了。」女兒的話讓我略為一驚，沒想到女兒會有這樣豐富的想像力，正猶豫着，女兒

着急地說：「爸爸，快去拿瓶子啊，我的手要拿不住了。」看着女兒一臉認真嚴肅的表情，我忍不住笑了，拿來瓶子，打開瓶塞，女兒把手對準瓶口，一點點地往瓶子裡「裝」陽光。

妻子買菜回來，看到我和女兒趴在陽台上笑得正歡，就問：「你們幹什麼呢，這樣開心。」女兒說：「我和爸爸在採集陽光呢！」然後女兒拿着瓶子來到妻子面前：「媽媽你看，這瓶子裡裝滿了陽光，都是我和爸爸採集的！」妻子親了一口女兒說：「寶寶真乖，採集了這麼多亮亮的陽光。」女兒聽了，高興得像隻飛出籠的小鳥。

在孩子的世界裡，想像力如一雙隱形的翅膀，不經意間就會自由飛翔。那種天真與幻想所帶來的快樂，是成年人永遠無法體味到的。此時我徹底放鬆自己，全部用孩子的視角和眼光和她交流，走進孩子的內心，分享女兒快樂的童年歲月。

遊蹤

吳翼民

牆壁上的樹根

在重慶旅遊，有一條街是值得去一去的，那便是中山四路。此街不長，約八百米左右，文氣、優雅、幽靜，是山城唯一不通公交的街道。沿街的眾多建築青磚黛瓦、拱窗拱廊，中西合璧而呈國範兒，與上海思南路、南京頤和路很相像。初夏時分，兩旁行道的黃葛樹一片翠綠，皆伸展着枝椏，恰拱圍成綠色的樹洞隧道，陽光從密密匝匝的枝葉間灑落下來，點點碎金鋪滿在地上，也鋪灑在行人的身上。我們漫步着，互相望着，夢境般的恍惚美麗。

剛從中山四路那頭曾家岩50號周公館出來，心裡是滿滿的感動，尋思重慶這座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陪都」不愧是領導全民抗戰的一大中樞，不僅國民黨中央坐鎮於茲，共產黨也在茲鑲有一顆閃光的釘子——中共南方局的辦公地點，與延安黨中央遙相呼應，發揮着領導全民抗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便如一大片森林中一棵大樹巍然屹立，一江激流中一座奇峰突兀崛起，曾家岩便是這樣的大樹，這樣的奇峰。一任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的公館和警察

局近在咫尺，一代偉人周恩來大義凜然、偏在刀斧叢中、狼狽群裡從容自如、應付裕如，為抗戰勝利及新中國的建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我看到這座周公館委實簡易，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飲食起居都與尋常百姓無異，院子裡的防空洞是為了對付歷時六年的日機大轟炸而闢，周公館曾被炸成平地，可公館主人的襟懷宏偉堅挺，不屈不撓。

為中山四路增色的還有街一側的桂園。桂園規模很小，也是一幢小樓銜着一個小院，建築格局真小，恰曾經牽動着整個中華大地，關係着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這裡曾經是重慶談判的主要場所，著名的「雙十協定」就誕生在這裡。我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辦公室，看到了國共雙方談判的會議室……遙想當年，抗戰勝利的勁風並未吹散中國上空密佈的戰爭陰雲，中共為爭取和平，開創中國光明的未來，毛澤東滿懷誠意，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這樣大智大勇大無畏的氣度為中國歷史之僅見，堪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豆棚閒話

謝榮滾

梅蘭芳的香港情懷

梅蘭芳，名瀾，又名鶴鳴，小名裙子，群子，字畹華，別署綴玉軒主人。是中國近代傑出戲劇表演藝術家，舉世聞名的中國戲曲藝術大師。其高深的表演藝術，不但譽滿中華，還揚名海外，在日本、美國、蘇聯等地的演出，引起極大轟動，更有評論形容其表演時，雙手之美麗及演技之高超：「有此雙手，其餘女人的手盡可剃去。」看來有點誇張，但也充分表明，其藝術造詣已達登峰造極。

如此高超的藝術家，是何時何地怎樣和香港結下深厚的情懷？

那是八十年前的悠悠往事，好在《陳君葆日記》(筆者主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對此有詳盡記錄，讓讀者可翻閱書卷，輕鬆地遙望前塵珍聞。梅蘭芳為避戰亂，於1938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於香港干德道八號，這個文壇巨星蒞臨，當為文化界獲悉，對梅蘭芳留港斷不可失之交臂這一良機，於是香港大學為首一班學者許地山、馬鑑、陳君葆等人，想方設法邀梅蘭芳為香港文化作出貢獻，便商定1939年11月7日下午請梅先生飲茶，目的是要討論梅蘭芳擔任幫同中國古代音樂的調子如昆曲之類，弄成近代的音譜以便流傳永久，這是為中華文化藝術設想，希望做到最好，為此也請了許多人作陪，以便大家同心協力。11月7日下午四時，茶會在許地山先生的「面壁齋」舉行，作為東道主

的馬鑑、陳君葆先行到達，以便迎接，不久，梅蘭芳依時到來，英籍教授傅朗思等人也次第到達。也許是梅郎長期演戲而自然定型，他的坐姿完全是女人的模樣，別具特色。這是梅蘭芳首次與香港文化界人士會面，談笑極歡，並由此結下深厚情誼。本來大家可以很好合作，為發展民族文化多作出貢獻，正在大家同心協力，計劃開展相關工作之時，1941年底，日軍佔了香港，梅郎也轉到重慶，使計劃中斷。

但梅郎在香港結下的深厚情誼，不會因時空阻隔而消失，只是暫時中斷。一轉眼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六年，那是1955年12月，陳君葆陪同港大英籍教授訪京，在一個盛大酒會上，又與久別15年的梅郎重逢。12月25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先生，為英籍教授訪京舉行歡迎酒會，席設北京飯店宴會廳，應邀出席的有吳祖光、曹禺、翁文灝、馮友蘭、衛立煌、章漢夫、錢學森等諸多名人，梅蘭芳亦是當日貴賓，自然又見到在香港熟識的陳君葆，除了熱烈握手交談以外，梅蘭芳還贈給陳君葆一張照片，那是他六十歲生日時在北京護國寺一號門前留影，十分有紀念價值，照片背面還簽上名，寫上地址，以維繫不斷的情誼！

在此還必須順帶一提，對這次港大英籍教授訪京，周恩來總理也十分重視，除親



■ 正面是梅蘭芳六十歲紀念照，背面寫着「梅蘭芳六十歲，北京護國寺一號」。 作者提供